



陶菴集
九

書

共廿五

^ 16
2325
9



4
2380
和
0025
25-9

陶菴先生集卷十七目錄
書

答慎可象 爾儀〇三

答慎君叙 守葵

答申大雲 崑

與羅心甫 炯奎〇三

答金子昂 厚顯

答安達卿 衢〇四

答沈季文 重周〇二

答洪大紀 昌漢〇十五



陶菴先生集卷十七目錄

答楊季達 應秀〇六

答李仲浩 命直〇三

答李汝亮 奎采〇六

答李孝伯 河述

答李汝固 敏貞〇二

答尹叙五 敬倫

答洪雲紀 章漢〇三

答李來叔 慶章

答盧大來 以亨〇四

答李晦甫 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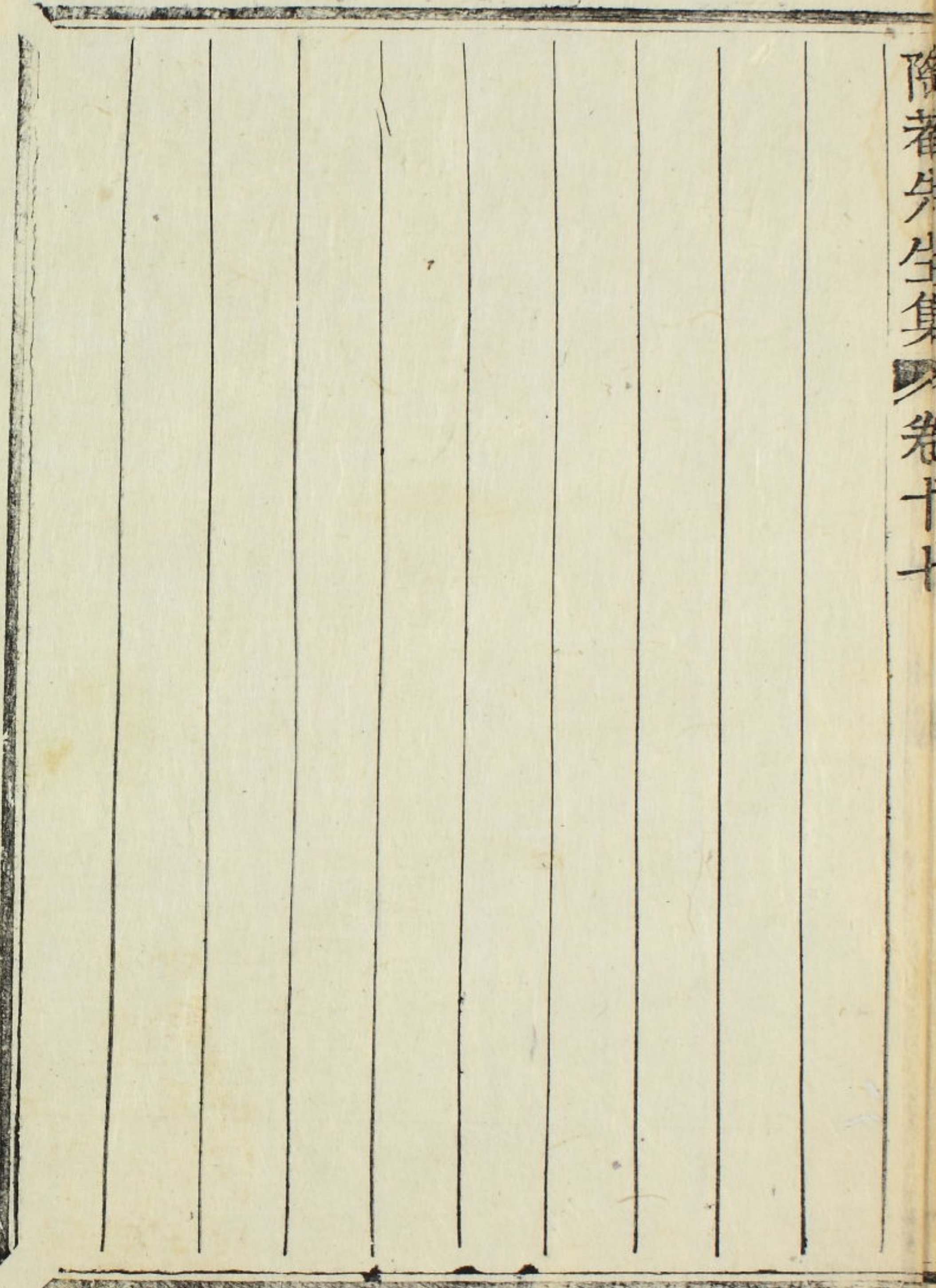
答南天祐 大有

答李起子 伏龍

答申生 誠〇二

答李生 徹夏

答李子厚 德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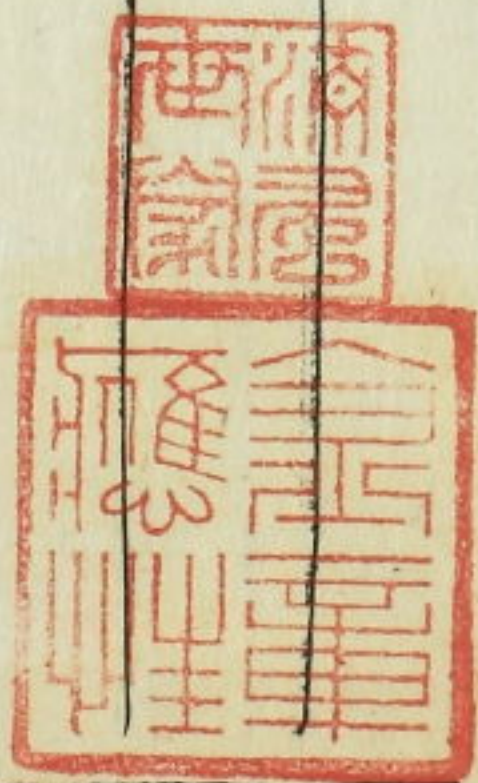
陶菴先生集卷十七

書九

答慎可象

爾儀○乙卯

去路迂訪荷意殊勤又承惠牘喜聞歸侍之後學履
 萬勝世記衰疾侵尋忽復歲窮朝聞之願非不切矣
 而精力不逮分寸無進惟拊心嗟惋而已今之學者
 多患為事所奪問之則曰貧窶也曰科舉也此非事
 累心乃心累事也貧窶則有處貧窶底道理科舉則
 有應科舉底道理事事皆求合理即此是學然而其
 要都在窮理而窮理之本又在於居敬也自念於大



谷先生平昔嚮仰實淡故所望於賢子弟者甚厚而未見有奮發淬礪之志因循過了居然無聞時節豈不淡可惜也自今慨然以學問自任毋令家庭緒業歸於墜廢則其在親友亦與有榮矣如何如何○澹臺所以見取於偃也以其不至其室此亦居鄉者所當知也

答慎可象問目

王近思問顏子在陋巷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輕無方法無意思所謂此重者其樂之樂而所謂彼輕者甘旨之憂耶然

則甘旨之憂其果人子可輕之物事乎無方法無意思云者無可如何之意耶

近思之間蓋恐甘旨之憂有妨於其樂故朱子答之以此重則彼自輕所以處之者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云爾亦非以甘旨爲輕也義理之心重則雖於憂之大者亦不因是而撓奪也如此解看語意自明

大學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一句牛溪則看作小人之肺肝栗谷則看作自己之肺肝兩說何從從前讀過亦認爲看得小人之肺肝矣栗谷之說嘗聞之未敢從

孟子道性善章陳潛室以爲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未備蓋理墮於形氣中之謂性孟子既舉性字則恐不可謂不論氣說未備也且道性善稱堯舜集註曰衆人汨於私慾而失之胡雲峰乃曰集註言物慾不言氣質所謂物慾者非氣質而何本文及集註雖不露出一氣字而實在於不言之中如此看破如何

既喚做性則固已墮在形氣中矣然孟子道性善則直就氣質上剔出本然之善來故集註釋性字曰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其義極明白論性不論氣不

備非潛室之言實程子說矣至於集註言物慾不言氣質云云雲峰之說未可曉來亦大意似然而猶欠詳盡

明道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按善是未發時無不善之謂也而惡則已發處帶氣質宜若下情字而曰性何耶至於陳氏以不然則惡從何處生發明惡不可不謂之性之義而語句似太重恐或歸於揚子善惡混之見如何

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專就氣質說其下面清濁雖不同不可以濁者不謂水也一段語意自分曉陳

氏之說不論氣質則惡從何處云者未見其有病

孟子生之謂性註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是物不得全稟四者之謂耶物亦稟四者而不能全之之謂耶又曰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此粹然二字當以稟時分數看耶抑以發處明暗看耶

註說一句此江門一大關棧也鄙見則理只是一箇理賦與之際豈有碎作四片各付一物之理物之所以不能全者特坐其氣質之昏塞耳惟其不能全也故粹然者物與人異也

孟子仁天爵也註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蓋歷數五常則仁固先之而若論成形理賦之時則五常之具於性中者似不容言其先後之得天地生物之心不過曰仁人必得天地生物之心而乃生故曰仁得之最先

與慎可象 壬戌

洪弟歸路得與相見否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每誦斯語為之傷歎吾輩恐亦不能無罪也奈何奈何日昨過此彼此俱無言還覺省事從今不相為謀矣然而救拔之力猶不能無望於賢友也

答慎君叙

守葵○癸亥

夏序又將淡矣戀想如注忽辱惠復如奉顏範殊不知山河之為遙風旱非常日來靜履增福服人宿病倍劇殆類再中床席運動亦須人扶雖有朝聞之願而恐莫之遂也然一息未泯此志不容少懈中途每顧問慎某來否誠如別時所教不知果行得幾許里否欲以此奉扣而書不如面不能細及矣尊則不自憂而為朋友憂耶世衰道微朴實頭可能擔荷得去者終不易多得此則鄙人不能善導之罪也承此俯詢實切惶愧兩詩詠歎愈覺有味僂人立促未得攀

和悵恨何已只望以時加愛

答申大雲

崑問目 甲子

舅於婦喪既非異宮則當為主而喪服小記曰虞卒哭則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然則題主書以亡婦而祭則祝以亡室耶或稱舅使子某告于亡婦耶舅若夫於虞卒有故不參又無他夫族之攝祭者而行其祀於本家則祝以父告于亡女耶凡喪父在父為主則子婦之喪舅當主之小記所云夫若子主之者非謂主喪也祭時為主也題主以主喪者屬稱稱之當書以亡子婦祭則夫若子恩重服

重可使伸情故舅使子若孫以主之然主喪者既是舅則祝云舅使子某告于子婦云云恐無疑其子何可遽稱以亡室而告之耶夫黨既有人則雖不與祭而行祀於本家以父告亡女爲祝者大不可禮所以遠嫌也有夫黨當主之人以有故未參遽以本宗親爲主人豈有是理父告亡女云者可用於夫黨無依泊處不得已而歸附本宗然後方可議此且子之妻當稱以亡子婦所示亡婦云者恐不成說

與羅心甫

淵奎○乙丑

別後一未聞音信不知幾日到家楊友分路於何地

忽已秋屆中間苦霖酷熱人所不堪淡喜君行之先於此際也歸後凡百如何新齋亦已揭扁而同事者幾人所望真實下工毋令拙筆歸於墻壁之飾也此間症患視別時稍勝大學已溫習一遍朋友聚散苦無常惟李君元甫相守不去耳一絕別日所咏而不及相贈草此寄情

答羅心甫問目

水火金木土云云

一行各具五行即康節之說也是則有是理然初學當就一行上各求其理至於瀾漫通透則一行之各

具五行自當次第了然緩急先後之序蓋如此矣
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楊生應秀謂親承先生
旨訣云女子不可輕動必待有人相參而知之然
後動不可輕言必待他人同證而可驗然後言皆
所以遠嫌之道也如何

楊君所言果鄙人之見也

先妣之嗣先妣似指子之母而言其母雖生存亦
謂之先妣乎

尤菴以爲先妣通指其父之母以上諸妣而言故其
父雖有母生存亦可用此句矣

長者舉未酌少者不敢飲註曰長者飲盡而後飲
然則長者少者有各解耶

古禮長者少者一時各舉解非如今世賓主酬酢之
禮

答羅心甫問目

丙寅

心經首章退溪曰人心道心皆就已發處言故精
一執中皆因其發處加工未說到靜時工夫斯言
果擲撲不破者乎若然則此實萬世心學之淵源
而猶有體用之未備何也

人心道心之皆就發處說實爲擲撲不破之論苟就

用上看了體則自在其中何謂體用之未備耶聖賢說話多是動處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一句說到靜之極處自有子思此語以來學者於論心處輒疑其言用而不言體殊不知體用一源之義而然也古人工用亦多在用上而語其歸宿處則體也如大學正心章但說心之用而去其四有則心體自正者可見矣

坤之六二章附註首條程子之言首尾之間文理似不相續何也

程子之說穿鑿繫累以下自爲一段而讀者多附會

本章而爲說近於穿鑿賢亦不免是病矣大抵此書附註非如經傳註說之逐句解釋以此章言之程子說固有敬直義方一段語而他餘說則不相襯貼而亦不刪節易令人眩轉此不可不知也

正心章附註第五條問者之意在於誠意而龜山以正心爲言何也

以工夫言則誠意居正心之先以收功處言則心正而意誠自包在其中故朱子之言往往有心正意誠云云且或人之間專爲平天下而發則以正心爲平天下之本蓋取其重處而言也

舍去達去二去字是何義達何為朝聞道舍何為夕死

去字看作語助是矣達謂明死生之理故屬之朝聞舍則直是捨命不懼之意故屬之夕死矣

中者不偏不倚尤菴先生答人問曰夫人之心當未發也寂然而已及其應物則或偏於怒或偏於喜下教則以為未發時下喜怒哀樂字不得似與尤菴之旨有所逕庭

尤翁之說蓋以或人以偏字看作偏側不正之意故以偏者專主一事之意明之故其說如此愚所謂未

發時喜怒哀樂下不得云者即尤菴寂然而已意思未見逕庭也

未發之中似是君子之用工者而下教以為此只是狀性之體不可以用工言然則用工在於何處耶

未發已發即指地頭而言其用功處則在於下文一致字

修道之教亦在其中

上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這三句是此章綱領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則於中和二字已盡說

破修道之教無所着落故註中復此提起蓋曰能盡中和之道則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立云矣

答金子昂

厚顯○甲子

別後絕不聞消息秋事慘慄懷戀益甚意外得去月書為慰如何但聞讀書未能着實何為而然也白浦奇勝聞來爽神地得其人尤可喜也承有更來意而窮人事恐亦不易不能來此則數訪楊友恐為得計如何如何壯節之後脫略世事放浪物外亦是奇事楓嶽歸路辛勤訪我此亦虛名欺人而然也豈有可以侔天下之大觀者哉還自一笑

答安達卿

衢○丙辰

衡老諸人次第告歸守歲者若而人益思左右而不可見所示疚歎之懷真是一般矣人情不知惜日到得歲除之時方略知其可惜矣此歲雖除尚有來歲之可追苟到得真箇臘月三十日雖悔何及頃日讀孟子集註人心不死一段相對嗟惋矣求其所以不死者則不外乎憂勤惕厲四字苟存得此箇意思無須臾間斷則生而非幸免死而可無愧此吾輩所當交勉斃而後已者如何感左右請益之勤傾倒及此千萬惟迓新益新也

答安達卿問目

辛酉

虞卒祥禫多盤並進於設饌之時時祭則每獻各進其義何歟

虞卒祥禫雖漸殺而向吉猶有哀遽之義不可一如純吉之祭而然耶

備要云祔葬先墓則告于祖先合葬則又告先葬之位新卜者在祖墓傍當先告于祖墓而既非合窆則不必告於父墓耶

告先塋之禮固當用於祖墓而於父墳亦當以新喪某日窆於某所合祔則姑待吉年之意告之為得

贈玄纁家禮及備要俱無盥手之文而世俗皆盥之未知何據也

贈玄纁時盥手世俗例多行之或云喪禮備要別本有之云未知信否

是書有新舊本

卒哭日若值祖父母忌日則既經葬虞似不可廢祭使輕服者略行一獻無妨耶

鄙人居憂時卒哭日適與祖妣忌相值先過卒哭而後以一獻行事矣未知於義果無害否

答安達卿

所示縷縷良荷中庸義理極精微而其實不外乎日

用彝倫云云可謂切至矣至於更讀小學尤得反本務實之意以此爲根基而又熟讀近思四子使居敬窮理實踐三者交相養而互相發猛下工夫方可以成德矣廣敬身篇末以程子非先傳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一語結之者此意可見也如何如何

答安達卿

丙寅

相別一望何異三春卽承端告以審歸後安信慰滿多矣此中病狀如昨庭梅爛開而畏風不得出沒興奈何士洙之來已數日而昨夕季達又至方欲對商中庸此間不可無君何日能來聞按伏得一欲字他

日可驗清明高遠氣象良喜

答沈季文

重周○戊申

承大讀或問別紙累條亦有以遠認憤悱之意慰喜何量病昏方劇未能細討早晚追報或面悉矣或問初看似浩汗而讀漸多段落極分明血脉自貫通試以章句爲綱參互熟玩方識此意味矣勿忙勿慢旋旋用工惟以存心讀書爲一事朱門旨訣亦不越乎此矣如何如何

與沈季文

乙丑

伏承令女婿朴君奄忽夭折向書雖報以臥疾意謂

陸者先生集卷十七
年少人一時所感不足淡慮何意遽至於斯耶遠想
千里謫所情理有不忍言者渠數月客寓所依恃者
惟婦翁憂疾治喪君任其責未知死時能臨視而歛
殯亦能成樣否嘗聞李西河哭婿之詩曰若使君生
吾女死只應哀死不哀生此痛切之辭也想君情境
尤難堪忍傷虎之懷真是經歷而知之然聞有一塊
肉苟令幸而生長則死者不死矣令女亦宜自愛其
身以撫育遺孤願以此自慰慰生慰死俱無過於此
矣如何如何伯翼死而有子吾女決無死矣念之益
可傷也一雙燭送之幸置靈筵以明寸心也

答洪大紀

昌漢○辛亥

承以未定居爲患當寒棲屑固可念而此是細事區
區所恐惟一箇身心汙無安泊處而君則猶不自知
其切已矣或可從其明處而推認之否向來相見非
不從容而君無可問難我無所勉勅只是數日間漫
酬酢如是而動稱師門吾爲之代慙臨書偶爾及之
不知何日能辦靜坐看書否千萬自勵毋辜負仁天
玉成之意也

答洪大紀

癸丑

聞方出六不比向來窄徑何往而非難處也每勸君

陸菴先生集卷一
及此閒暇時讀書而聽之藐藐矣今猶可及否別紙
所問領悉榮公之婦朱門之壻事俱可徵國俗固與
中華絕異雖不可行此以義推之一再轉而益疎遠
恐無所妨耳

答洪大紀 乙卯

所示副本覽還嘗謂言無大小言者勝於不言况此
事關係士論 聖朝處分倒置即日匡拯迺其職耳
良用嘉歎但說到義理好處多不竟其說非徒平日
義理不能明暢抑甚麼意思參錯於其間耶大抵官
之有責猶人之有性前之不言是喪其性者也今之

言則是稍復其性者也切勿以此自多此後有官則
必思其責無或取舍難易計較利害必盡其職而後
已如何如何然而苟非明理審義未易語此其要在
讀書君既以此告于 君矣可恃以不憂老夫不復
云云也

答洪大紀 丙辰

前書所示領悉鄙意則不獨春坊爲可進雖臺省亦
無不可進之義如不欲仕盡室下鄉杜門讀書爲上
計此既不能辦則惟當隨除盡職而已目下春坊則
無職責臺省則甚難處豈不爲計較趨避之歸耶似

此道理非吾所聞也惟在量處數月來看讀幾卷冊
子否老物固無足言所懼上欺吾 聖君耳

答洪大紀

己未

久阻乍見未足以罄其萬一矣忽此蒞間淡慰別思
第聞有禁推之 命長坐內室詐稱在外其罪不輕
今日 嚴旨亦云晚矣惟是斥逐相續爲 聖朝憂
惋如何別紙領悉曾前撕捱豈曰無義此時不忍濡
足於其中猶有一段可觀而忽地恇怯於譴責蒼黃
出謝則將作何狀人耶所謂一家儕友之言無非所
以誤人者萬一信聽則雖或苟免於一時何顏見士

大夫耶吾言不再千萬牢定而勿撓也書末請同被
而仍勉戒云云誠好矣疏語願痛陳而無苟也羣下
之徒事慢蹇固有罪而專以爵祿威刑束縛而馳驟
之壞了一世人心其將奈何如君輩恐恟一出雖自
謂粗伸分義而適足以增成 君上之過舉自此益
輕視羣下無餘地矣雖不能進言而無端更違此事
猶足爲報效之一道玉江朱溫豈能死人當律亦豈
至於大辟耶無慮無慮惟以被罪爲限至望至望如
欲陳疏則威刑束縛增成過舉此兩端足爲雖被罪
不敢進之材料以此意爲主也

答洪大紀

自君三司以來一味喑默所處非牢狴則內屋厭厭然泉下氣象一朝躍馬遠出視炎潦若涼天履絕塞如平地使老漢聞此亦足增氣甚愧常日知君之淺淺也不知方到何郡何日當上官目下大水彌天行路必處處見阻設令不及日限投畀之令已反汗矣殊不爲憂也似聞人謂君行時無幾微色或者反是至謂之涕泣是則出於愛惡之私而大都皆過也此行吸得山川強勁之氣一洗向來疲懦之習使日後處事每如今之不怵於禍福則彼毀之者亦豈不愧

死耶勉之勉之平日知君酷嗜酒矣嗜酒者必嗜色此爲可念千萬自愛以節慎爲事也此身爲哭咸昌宗兄晦前來花郊滯雨不得歸矣行塵已渺然不可及日上西臯新庄在眼何嘗不馳戀也草草附此權萬戶能源源相見否得君爲主人可喜此書傳之也

答洪大紀

北去之後一未得聲息憂菀何極六月十九書日昨始承見細審炎路跋涉之餘字履安勝何等慰喜此亦再付問矣次第達否近日涼生馳戀益切官事稍久已有頭緒否吾外王考一時謹補畱惠於北人甚

隆慶先生集卷十七
遠溪願君以此爲法也還入無期之云似不免動心
切勿生此悲辭苦語安坐加飯公暇讀書以待早晚
恩還也士長平信連到而其季特擢廣尹此世界百
事令人愴靡定矣各種海錯依領喫君官味正可
貴也

答洪大紀 庚申

期逝不至憂念未已耑告忽至報以安稅數千里關
嶺跋涉得免疾恙豈不爲幸惟還後筋骸漸解安逸
乘之易致生病千萬自慎自慎聞遍遊六鎮而歸我
東幅員甚小廿四日程惟此地耳少時壯遊於心猶

未忘何當對叙歷歷山川如在目下否此身忽爾周
甲何故支離至此有悲無歡已自覺爲老人心事耳
去就勿復煩我向來賢內之嗔如屋入於山裏聾耳
還堪一笑海錯黃簡依領衣材於君豈可辭但在官
則可何至爲行囊之累耶

答洪大紀

日間調况增勝謂卽返肅而至今不出何也一二望
次之高下先後何等細瑣而縮首溪壑若避死地此
而如此他尙何論以是觀之日昨來過不先不後而
巧在都錄之會亦不是無心吏郎出仕之後成得何

降者先生集卷十一
事耶聞大論垂發玉堂初書謹悉而旋復悔遁君之
石交亦在其中以君怯懦而所相輔者如此無惟其
百無一善也往雖不諫來猶可追即出參政用意規
避之人一併斥補於遠地以示公議無得以平日交
好而寬之也大論已發而或被譴逐則此後善收拾
惟在銓地挺身擔荷以盡激揚之責猶足爲桑榆之
補不能辦此則此後不復相爲謀矣

答洪大紀

萬里之行隔日孤坐馳悵殊不自己嵩告忽至爲慰
如何曾有更來之意而已料其難成矣此身衰拙如

昔兒子好歸相對感祝 天恩耳到彼之後事變固
難預度古人所以重專對者此也應變之道惟見識
如何而見識未易驟長於時月之內即當以盡職授
命爲心而已此語不足以當仁人之贈然亦望心佩
而無失也

答洪大紀 癸亥

所示筵話領悉儒者去就不輕苟非以格君爲己任
則誠不可容易出來君之所望於黎丈殊非姑息之
愛而辭語之間多不擇發書不云乎無侮老成人設
有不滿於心者切勿輕加訾訾以惹人唇舌也儒賢

有儒賢之責三司有三司之責君既不能自盡其責而責於人則甚重古人明暗之戒方知非虛語也筵對中數句語固甚失着而或傳歸時疏有八條所陳不知其說如何可能善收於桑榆否聞原疏畱中恐不易得見君如得見卽投示也此身垂死之年長爲人所薦引時自一笑耳兒子埋頭朱墨識者之所笑而君輩之所羨其亦奇恠矣

與洪大紀

縷縷回示領悉景孺峻論若一如君見則渠亦三司胡不以責君之言示之使無徒責人而知所以責已

也耶堯舜亦與人同儒者雖賢何至於不可擬議甘以衆人自待而爲自恕之端耶願以明於彼者祛此之暗相勉以盡職也儒賢疏覽還八條之說綱則極好目則頗疎然中多格言說繹之實爲吾君默禱耳

答洪大紀 甲子

謫客畱書要疾傳而過一日後緩緩送之使此書達於昨日則自此當專人走問於木川宿所而今則無可及矣我與君君與士洙爲何如情義而當此患難之際所以見處者如此他事尙何論也且聞謫行借

騎於果縣抵君衙君則以官卜許借數三日云數三日以後則彼有何親舊可以借乘者耶勢必有重峰血脚之厄雖非交情如士洙者少有好義之心者宜不若此痛歎痛歎

與洪大紀 乙丑

此身已成病廢坐見君輩頂玉安得不老惟默誦致君堯舜付公等之句其能相勉以報不報之恩耶父子金玉寶非衰門眇福所堪方此懍惕如集于木書來徒有喜語可謂無淡憂遠思者也

答洪大紀 丙寅

濫率事一道風憲之地首先犯法何以正人不能如前官之謹慎而徒學其非可乎昔年兪相為嶺伯時其內行歷入此中中有一子婦之行吾為之慨然曰此台視他宰相頗有可望而亦且犯法前頭事無可恃者仍思如大紀則吾當還送其不當行者而如兪則此事於本分太過不可為矣其後對兪相一笑而言之吾意本如此勿復聞也

答楊季達 應秀○己未

闕然匝歲蓋無日而不致思忽得六月旬日惠問驚喜之極何異天外消息近日涼生仍惟學履增福此

陶庵先生集卷十一
身春間往尋大心新構巖亭山水儘奇勝而一草一木無非注目之具何樂之有耶歸後又過渠亡日痛割如新夏來朋友來者甚少反身省檢祇覺懶廢以是益懷高明而不可得矣所示出於衷曲令人感歎然朱子所謂覲面相呈如決江河者卽吾輩所當勉不知何日復相見否

答楊季達問目

庚申

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以此言之雖庶婦之喪父當主之服間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以此言之異宮之庶子似各主其喪

主喪之節家國體異異宮之義古今制殊只當以父在父爲主爲經也

問解續池寧海問權葬後除服之節而慎齋所答亦有可疑夫以拘忌而權葬非禮也雖曰權厝而若未安葬則是與未葬同其滿月除總而更待啓窆服總未知無害於禮耶

改葬權厝除服一段來論甚高其非斥拘忌之事尤嚴正矣然凡緬而服爲親尸見也雖曰權厝旣襄奉則所服總滿月當除俟後日啓墓時更服云者慎齋說恐是

合葬之禮當以西爲上而或考東妣西者多若此者其子孫祭時序立當如何且雙墳之間相去頗闊則或從便從重并設於考墓前者多此亦如何考東妣西旣失禮之正矣子孫則只當以西爲上何可順其失而亂其序耶祭饌則各設禮也不必并設於考墓前一依墓位分西分東而祭之似宜

答楊季達

去冬手問如見面目爲慰如何忽已春中學履增休此身又逢新年感念百端反顧已往做得甚事極欲日夕俛孳以爲及今填補之圖而知不眞行不篤猶

是磨驢故迹其將如斯而已耶如季達者宜視此爲戒無底晚暮之悔也

答楊季達問目

辛酉

三歲前養於人者爲所養人齊衰三年見於家禮及備要而三歲以後不復舉論若五六歲或七八歲受養者當爲何服

幼時收養三歲以下與以上難易懸絕此制服之及於以下而不及於以上者也旣無先王定制則五六或七八歲被養者只當斟酌量其恩義自伸心制而恐亦不敢爲三年也

陰者先生集卷十一
五服沿革圖爲人後者之妻爲夫本生父母大功而本生父母爲子之爲人後者之妻無服凡服率皆報服而此獨不然何也

凡服正統外皆爲之報婦於夫之本生父母大功則本生舅姑似亦當如之矣難之者曰衆子婦爲大功而出繼子婦又爲大功則恐非降等之義也曰衆子是不杖期而出繼子亦不杖期是亦非有降等也出繼之子不得爲正統故必報之子既如是婦何獨不然家禮降服條只云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而五服逐條下初不分屬沿革

圖之無所見或與此一意耶

家禮祭饌圖魚肉沙溪以爲非生魚肉也乃魚湯肉湯也粟谷之用生雖本於書儀與儀禮饋食禮不同參用生熟雖是古禮至於家禮則朱子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則不用生明矣應秀曾信此語不用生魚肉矣間嘗竊究神道則血祭甚有理遂有疑於不用生之語近看樂記曰熟烹而祀非達禮也註熟烹牲體而薦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爲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以此觀之尤不可不用生也又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釁屋者交神明之道

也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觀此數語則腥血之有關於交神可知粟谷之用生實得禮意從今決欲用生而不敢自用敢以仰質

用生一節實得古禮本意來示甚好然而尤菴先生以爲家禮只說魚肉則或生或熟皆似無妨但要訣俾用生魚腥肉矣近世士大夫往往用生腥一二器者是則蓋參取要訣備要而爲之惟在裁擇之如何耳

權華山璪之歿也戒其門人曰他日南人中必有爲張氏請復位疏者若參其疏則不免爲千萬古

小人汝曹識之趙處士世維聞之擊節歎賞而其哭華山詩曰臨終一語扶倫志正使千秋大義明其後辛壬間南人果上疏而承華山之訓者不與焉近者安丈璠述華山言行而刪此一節問其故則以爲小事不必記且恐華山之以此見惡於南人故闕之也應秀累爲之言而終不見聽此果何如

臨終一語實爲扶倫之義處士旣無事業之見於世則於此猶可驗其學識之出常記其言行者烏可去此一端若怕人見惡而故去之則恐非有識者所爲

陸者先生集卷十一
安公豈爲是哉未敢信也

答楊季達問目

壬戌

嫡子廢疾嫡孫代服有朱子定論似無可疑但恐不可自爲傳重正主其旁題及祝文以其父名爲之而嫡孫服斬攝行饋奠何如

廢疾者使嫡子代服既有朱子定論更無可疑但乙卯後尤菴爲羣凶所構誣而此事又其一端玄石亦坐此削版自此以後爲世忌諱鮮有行之者然當此變故者果能的知禮意之不可容已凶論之不足撓奪則誰禁而莫之爲乎只當說與此道理令其人量

處而已至於題主玄石主此論而尤菴是之矣然未知其時閔家果行得否也

夷齊之逃去當在何時父死未殯而逃去則人情之所不忍也若既殯而後逃去則殯前誰爲喪主夷齊逃去若在既殯之後則殯前主喪之節誠若難處然古時喪禮頗未備不若後世之詳密况此事重在讓國餘外細節不必起疑

答楊季達

文廟從祀之大賢 太廟配食之功臣皆當不遷此外則皆僭也眉巖固是碩儒而於斯二者俱無所當

陶庵先生集卷十七
爲子孫者安敢以私情而擅行耶湖南此弊最多不
獨眉巖家而已恐不可不盡爲釐正然旣無釐正之
朝令則其子孫之賢者只當自爲之而百拜告辭之
前又當先爲具由以告矣

答李仲浩

命直○甲辰

示意領悉君本不嫻人情物態末俗又不樂成人之
美固有此嘵嘵而毋以是自沮亦勿強辨也但人必
自悔而後人侮之默省招謗之源杜門讀書飭躬砥
行則未必不爲他山之石矣如何如何

答李仲浩

辛亥

聞讀書龍村想靜寂有味恨此身不在休亭以復賢
來往也書至極慰憧憧第承媮惰猶昔是誰使然方
來三十三歲也非少意與歲去一歲加於一歲其將
爲悲歎窮廬之人耶可懼可懼小學疑義所謂教人
之法無非愛親敬長中出來豈有古今之異些少制
度之差殊恐不足論也寢不側不必局定看了雖於
輾轉反側之間不失正字意思可矣

答李仲浩問目

癸亥

宋載和卽故執義必恆氏第二子也其家奉三代
之祀其兄無後身死只有冢婦而一家姑無可立

後者今春遭內艱題主一欵極難處婦人雖無主祀之義而疑禮問解中有顯舅姑之文依此書之果合於禮經耶或以介子某旁題攝行祀事以待其繼後改題無妨否

婦人本無主祭之義問解所載亦就萬不獲已處言之耳豈可據爲應行之典耶其家宗人及連姻者適在座皆言第二喪人有子云來亦一家姑無可以立後云云恐非其實也其兒雖未及長成古亦有抱衰立主之文矣今計惟以其子爲兄之後亟出禮案仍爲題主第二喪人以宗孫穉弱不能將事姑爲權攝

之意告于几筵此於禮法情理俱爲恰當何爲舍此而爲苟簡之事乎幸以此報知也

答李汝亮

奎采○己未

別紙所示院事領悉春間瞻拜時恠其位次與庭碑相左令齋儒稟報委折矣數月之後始來告而無一張文籍可徵只憑傳聞爲辭故果以釐正之意題還於稟目中矣庭碑旣出尤翁之手則謂非尤翁之意者其果成說乎不獨碑文爲然癸丑重修記又以爲栗谷當專享此則斑斑可據君所稱尤翁以位次之乖說及遂丈兩老者則且是傳說今將信文字耶信

傳說耶所示兩牘元不緊貼於此事愚見則斷之以改奉從舊爲不可已者矣始之發端終之結梢都出鄙人彼齋儒何與焉今欲以變改歸罪於彼者何也大抵此事於牧翁毫毛無所損且當一付士林公論非子孫所可知也淡願平心遠思無自貳於士論也今此縷縷恐亦君不讀書之過咄歎咄歎

與李汝亮

朝因風便聞有絕海柁棘之命雖未詳委折而可知其不負所職矣嚴寒急程豈不爲憂而其喜可言耶從此故家家聲殊不寂寞親友亦甚有榮矣計行

過莽蒼之外而無由等候竟失握別悵黯何已切願携書以往靜處煞用功力歸來一刮老眼也作此走一隸或已後於行塵否

與李汝亮

庚申

昨接朝紙金吾郎纔還矣雖不及見書而蓋想利涉大海春來旅况增安否日前拜大府書問聞一向康吉可以慰海外陟岵之思也此身衰落逐年有加是亦理也奈何松江故事計已聞之不知圍中白木所書者何書千萬加勵前輩一生得力多於此等患難處不可不知也胡翁黎渦之譏固在歸路而未歸之

前尤當銘戒常以虎尾春冰存心而不失也瘴氣可畏更乞加慎

與李汝亮 辛酉

今年暑熱殆若前所未有况瘴癘窟中人耶雖知神勞愷悌不改紅玉之面而一念如結何能須臾已也天中日出書昨始承見惠州猶在地上否其爲驚喜不可勝道半年內無大段憂病已是奇事而小學中庸之并讀豈非好消息耶使君安坐洛城未必能辦此工夫仁天玉成之功益驗矣炎瘴雖可畏心君如得長時安泰百病不能侵千萬自勉自勉此身固衰

甚而山居靜便董能支過不足煩遠念也世間變恠無不有亦入棘中之耳否月前汝溫往還黑山恨不與今行之郎相換令君得相見也秋節已立此後涼意日生漸覺蘇快否只望天心開悟解澤遄降也

答李汝亮

默坐凝念之中手問忽墮計已恰是六十日此書能無恙越重溟而至矣不知人還早晏將如何承有一時所慎而今則亦可謂經夏無事也然而區區所慮外雖支過內實受傷易發於日後身安意弛之時千萬寬心善養無遠貽父兄朋友之憂也 恩召姑邈

隆慶先生集卷十一
然無期橘林柑園霜色不遠爛漫喫得而後似可了
却瀛海仙緣歸詫塵俗矣此間涼生姑蘇健而兒息
職名纔解旋絆長時惱心君輩得科何爲還堪一笑
所報讀書遍數實甚奇歎使君在洛雖不供世豈能
辦得此事此殆天所以玉成之者尤翁之言固可敬
然若論於君則有故乃可讀書謫居真是好八字耶
謂棘籬爲八字好者自世俗聞之以爲何如也

與李汝亮

癸亥

伏聞返虞無事霖雨之中襄禮何以成樣淡念淡念
日來屢索回復者以文字體重欲審其傳否耳古來
先生長者有書則不拘葬前輒卽有復蓋以父兄例
之也不獨書尺爲然雖往來亦無害哀不曾聞之耶
今必欲於葬後過虞卒始有復無已太過乎所執旣
如此則令子亦可代報可謂無變通之甚者矣視同
一家不得不悉心以告可諒之

答李孝伯

河述○癸亥

遠勤問疏仍審淡涼侍奉哀况支福慰喜不可言知
哀讀書之志不以榮達而頓改然而立志不固動爲
事故所撓奪其視近世全不讀之文官去不以寸常
所嗟惜先輩立朝言論事業多於居憂中所養者得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之豈不以哀苦無他外誘勤篤易爲得力故耶願哀
勿以言耄而棄之及時孜孜俾於他日相見刮此老
眸也

答李汝固

鉉貞○丙辰

請益之示此意良好朱夫子答人書有云學問則無
他巧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
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淡念也偶讀至此持以
奉聞願與院中諸君子共勉之也

答李汝固

乙丑

書來得安信可慰此身一如前狀復養數日之供已

覺踰涯何莫非 國恩而老矣無以仰酬慚歎而已
地近故毀譽莫掩如或得罪於百姓則誠不敢一日
自安糶政苟愜民情何幸何幸此後有過失一一提
警方是相愛也昔宓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
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以治人之術故
仲尼稱之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君未可居兄友之
間耶

答尹叙五

敬倫○丙辰

似記前書有求助之言此藹然善端也顧茲寡陋何
足以語此然而一得之愚不無可擇使賢聞之亦或

陶者先生集卷十一
惟恐有聞而因循至此始達之泉或不至於闕塞耶
此愚之罪也嗚呼父母之恩與天罔極雖以大舜曾
子之孝猶不敢自謂報其萬一也况其下於此者耶
世之人率多養於父母而不能養父母父母既沒雖
欲養何及也如愚者終身抱恨中夜思之涕泣無窮
况哀家舊有通家之好痛癢相關絲髮無隱哀平日
心志之養固未敢知而若孟子所謂小者亦恐未能
自盡粟谷先生嘗誦晉王延事而三復流涕以此而
必知哀之心也哀既不能自盡於父母則於哀之口
體安敢萌求飽求安之念耶哀之目下自供猶有一

道愚嘗讀西銘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
也乾坤性情也於是乎益知孝子養志之爲大矣哀
苟能善繼父母之志無辱父母之體則雖失於前而
亦可追於來也哀果有志於斯乎其果有志焉則願
以樂正子春答門人之語服膺而終身也禮曰父母
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
母羞辱必不果此語痛切不可不銘諸左右也古之
稱孝子者必曰善事繼母此是恩義兼盡之地其事
爲至難矣然孝子之事親只是愛敬二字而愛先於
敬此不可不知也近世喪紀大壞苟於生時異宮者

隋書先生集卷十一
則父母之喪鮮有能守其喪側者愚嘗爲世道痛慨
久矣聞哀頃間久滯楸下其間或往來公山否雖是
乍往來恐不免同流合汙之歸恨不以此早相聞也
然而亦願推類而知戒也臨復卒遽不盡所欲言而
言亦未盡諒恕之

答洪雲紀

章漢○甲子

別思兩地一般忽此端間遠至披慰何已仍聞歸稅
之安可喜魚酒到卽爛烹細酌近日隋城官餉頻頻
上盤而終不及此來情味多荷但幼婦當主饋而養
生死如君疎闊必不能曲察嘖呻勢同無麪之不托

而乃又責之以不關緊之人事何其不諒人也

答洪雲紀

槐忙之中何暇作候書此意良勤頻雨稍寒爲况安
否坐想今日勞碌非如會做時煩心之比方與達卿
閒坐頓覺此君之爲高耳所示隋伯都事之養果有
之殘年獲此其亦踰分而但其所養者口體也非志
也殊不知其爲喜奈何幼時每默筭生日而待其至
矣老後只益悲耳近歲輒以禰祭餘饌行酒數巡而
罷雖無張樂心有愧於伊川之言今此宴字之示令
人惶恐其日與在此讀書之朋友做得一歡而已隋

伯待候權相何能來此窮谷君亦欲爲隋伯者其不
來固也但今番則能不歸於虛勞耶好笑好笑

答洪雲紀 乙丑

令姪不肯見我似恐仇仇之執而吾則不爲照檢行
止久矣渠又有書何用答爲刺史固榮而壞了此子
非細憂也而乃父不知君可語此否大心舊婢歸自
京下誇道春婦方下往方伯一道之綱身自犯法何
能律人須致此意於令伯卽爲還寢毋失望於湖民
也瓊章又不得不有木瓜之報一笑爲好

答李來叔 慶章 問目 癸亥

舍叔父子相繼俱歿宗姪承重今者喪制已畢當
遞遷六代祖五代祖兩位神主而改題告辭列書
諸位下若但曰先祖考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
六代祖五代祖親盡神主當祧云則六代祖固於
祖考喪畢後親盡矣五代祖則不可謂之親盡若
并言先祖考先考喪畢則亦有所未安告辭何以
則得宜耶

告辭列書諸位之下系之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盡
於某年某月已祔於祖龕今者先祖考某官府君喪
期又盡禮當并爲遷主入廟云云爲可

祧遷後最長房宜行茶禮兼有祝辭而備要疑解
俱闕焉乞賜指教

凡祧主改題不必於宗家為之長房遷奉至家而後
具酒果告由而告辭則曰某官府君某封某氏之下
系之以宗子親盡某以長房禮當遷奉今將改題謹
以酒果用伸虔告云云改題儀節見備要

答盧大來 以亨○庚戌

別紙領悉吾人着箇道理二字自然隨眾不得然知
賢本少涵養工夫氣忿招拂之戒不可不淡念也世
俗固慣却求乞而自我惟審義量力而應之不必蓄

得厭惡之意以累我心如何如何

答盧大來 乙卯

聞勸學之政漸有頭緒淡喜淡喜但麥凶已判東作
愆期芻牧之憂尤當如何賦歸之計姑寢此於先公
後私道理則得之然或有可去之義如孟子所謂求
不得反諸人者則亦不宜苟居惟審慎而處之也

答盧大來問目

世俗於三年內拜墓時多用俗制喪服似為未安
雖路遠持衰服往哭如何

持衰往哭恐無可疑古人則雖於路上亦不變衰服

而行今俗則以為駭故鮮有行之者矣

耐祭主人以下凶服入廟不有壓尊之嫌而獨於
新主壓尊不哭於心未安且發引朝祖時主人以
下立哭盡哀既不壓尊而耐祭則不哭有何意義
耐祭時比朝祖略有哀殺之意不妨用壓尊之義
出後者於本生親雖服朞而持衰居廬朝夕哭泣
無異主喪則葬後所後親之諸祀亦同主喪殺禮
一獻乎

本宗諸祀何敢以私喪擅有減殺耶葬後期服祭如
平時出後者雖以喪人自處實則期服故也

答盧大來

丙寅

曾聞君立論以為貴不如賤恐其失之偏矣以久雷
完營觀之似方知貴之為好前日所慮過矣風傳非
議未知果如何而吾意亦云士各守其本分君之此
事終近於屈已徇人不如速還本分之為宜也

與李晦甫

晦○壬戌

記哀曾言使我十年無故長在師友之間庶遂向學
之誠天其或者憐而佑之耶此言甚懇惻如哀至誠
向學立志堅固者誠不多得而唯見坐於孤陋長進
不易天不從願又罹此愍凶師友間從遊又將闕然

陸菴先生集卷十七
矣每念傷憫聖人不以傷生爲孝區區所望唯節哀善護此身未死之前得以相見與之卒業如何如何
答南天祐大有問目 辛亥
誠意爲脩身之要而慎獨又爲誠意之要故必兩言之上章則欲其審察於慊與不慊之際下章則於小人自欺之甚者尤致其戒焉雖兩言之而意則各有在耳心廣體胖極言意誠之效故末又以必誠其意結之耳慎獨卽居敬中至精密工夫來示似欠分曉更存體認也

答李起予

伏龍○甲子

每於晨夜強起倚人之時思君嶷然如山之勢而何可得也病中工夫方以省語爲主減却責人分數况君於孟子讀不滿限之事終不伏罪從今不復言矣一扇送之秋風雖不得再熱及春不害爲太早計猶愈於無耶

答申生

藏○丙辰

洛下一見已是四五年前一切不相問聞存歿不可知况論其他耶忽此窮谷牢蟄之中端告遠至如獲隔世消息驚喜可言承中間有喪耦之感尤恨其漠然無聞也卽日窮馱侍奉學履萬珍此身衰落殆無

陸者先生集卷十一
餘地舊業全荒終恐枉了一世僕固寡陋之甚令左右從遊如舊時未必有益何自疚乃爾但不知爲已向道之意視十年前何如得無隕穫於貧困撓奪於科累否苟非然者人之爲學貴在自做工夫不可專靠師友果能深究實踐日積月益則雖千里之遠自當默契於心何異於同堂而合席也千萬加勵至望至望

答申生問目

大學治平章言用財之道者反復切至而中庸九經章則言賤貨貴德云云

大學卒章言用財之道者蓋以人情之所同欲莫甚於財苟於此不能同其好惡則民雖有興孝興弟不倍者而無以遂其心矣故就用財上申複切至而要其指歸則惟絜矩二字而已於禮樂刑政都不暇及至於中庸九經則是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固不止於用財一段而用財之道自具於其中細繹諸條可見况賤貨貴德與德本財末一也不必疑其逕庭又何爲必其一相合也

洪範乃聖人傳道之旨訣而不及仁義禮智信五者何也

洪範首言彝倫次列五行五事則五性自寓於其間恐不必生疑

八政第三言祀而先言於司徒敷教之前何也

八政貨居二祀居三養生與報本正相對就民之所重而言耳司徒之教非不重而自當居其下矣聖人說義理處互相輕重各有所指不必泥於一而疑其異也

稽疑似非治天下大節目而必叙九疇之七何也

古人重卜筮稽疑而叙於九疇之七者恐無可疑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此豈小事耶傳會穿鑿是漢

儒之失非洪範之過然程朱諸賢不專尚範學似有微意此則不可不知也

答李生 徹夏

舅服總也師喪三年也雖若有輕重而總則正服也三年則心喪也正服則先王所制宜不敢以私恩私義有所通變愚意則服正服以終其月其後則素服素帶以自伸其情義似宜然勉齋朱門嫡傳也不服以舅服以師見於丘氏說矣惟就此兩段而裁擇之

答李子厚 德屋○丁未

秋來一切阻闕耿耿然馳念即獲專告慰如之何所問

疑義非編次錯亂特見得不分明耳嘉言篇中夫有
人民柳開仲塗兩章兼說夫婦兄弟是在夫婦長幼
之間故也其下伊川橫渠兩說專屬長幼又其下伊
川橫渠童蒙訓則屬朋友其下范文正溫公語為通
論明倫矣如何如何千萬勉學

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栗谷先生嘗言趙靜
菴有畏友曰嵩善副正正之賢可知其後孫德屋
從余遊臨歸書此以勉之所謂厥德即先生所撰
銘中親賢篤學敬義夾持八字云爾

見于書末

此先生書贈李生者今附

陶菴先生集卷十八目錄



答朴士洙 聖源○二十二

答南宮道由 禮○九

答李生之 真○三

答鄭魯源 師洙○四

答金叔居 維寬

答李凝之 鼎禧

答金敬夫 勉行

答崔穉陽 日復

答李士肯構

答吳伯温璋○四

答李大時正夏

答金平仲時準○五

答慎生克泰

答李生仁矩

陶菴先生集卷十八

書十

答朴士洙聖源○乙卯

雨中嵩告喜甚空谷之跼然也稍涼侍學萬勝此間
遇秋稍健而朋友次第散去講誦之聲幾乎寂然申
君光斗李汝固纔來會而大心又向洛下聚散無常
工夫極疎闊此非細憂也左右歸時所言其能實踐
否西行擬於秋夕後即發矣意外叨冒輔養之任連
章控扣未易卸免此事未收殺未可遠遊世間事極
難如人意而畢竟必蒙被重譴而後已惶憫如何逸



降者先生集卷十八
雲嘗一見而愛其靜寂蘄溪小雪又是咫尺江山之
勝亦不易多得今茲委示淡認遠意但所乏者買山
之資將如之何

答朴士洙

論語畢讀後更爲溫誦正文方至治長篇末講規略
爲變通三日一講並句講一句爲四次務欲沉潛玩
繹不至有向來怱怱促迫之患可能得力否達卿昨
始歸去衡老十月來月餘方還渠亦淡以不見賢爲
恨耳諸友往往有長進者不知左右能長得幾分否
異日相見可以得之於眉睫間也講說之外更無別

法惟每日以無身過乎無口過乎無心過乎三者自
省大抵萬般罪過不出此三件似爲要切試此奉聞
也

答朴士洙問目

子路之仕於衛朱子曰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
委質之初使子路早知事輒之非則必不委質矣
若晚覺則雖既仕之後亦必去之然當其有孔悝
之難忽然始覺其非則亦將如之何以子拒父天
下之大逆既知其爲逆則必不頃刻立於朝况爲
之致死乎然常時不知其非食其祿而不去到今

降者先生集卷十八
急難之時以爲吾今始覺委質之非今無可死之義而逃去則人必以爲詐矣若曰旣失於始今雖覺悟不可變改也則人於大義固有始迷而終覺者旣覺之後亦不可因循而遂其非也若曰在義則無可死而只以臨急變改有託辭偷生之嫌不可不死也則死生亦大矣豈有本無可死而避嫌而死者乎

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食祿而避其難君子不爲也然子路臨死結纓其意蓋不欲爲苟然者果能明知其非義則死生固大矣亦豈肯苟死耶况事無大小只當於吾心無愧外人之疑不疑非可論也然子路病處實在於以不知爲知故夫子正名之訓非不明切而不惟不悟反以爲迂是將之死迷復而已恐無如來示者耳設有之程朱論衛輒事詳矣苟以此義揆之不逃不死之間亦或有可以善處之矣然非可與權者未易語如何如何

答朴士洙

戊午

秋日別意甚覺悄然一書自葛川襍至如更相見也今日果陞辭而歸侍否千里曠違情事可知也李童大德送去須善護以往畱時不廢書課亦幸惟十一

降者先生集卷一
歲楓岳之行可謂發得太早在渠殊非惜福之義可懼也無別語可贈惟一慎字而已如何

答朴士洙問目

庚申

子罕言命命固是一箇命然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程子曰命之理微此則主理而言或問語類諸說則又多主氣而言若主氣數則其所以罕言者於教學者修身以俟之義尤切然此命字恐不可捨天命賦予之理而專以壽夭窮通言也朱子於集註終取程子說則可見其主理而氣數亦包在其中也如是看如何

來說似是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朱子云如中庸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又云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閒審問也是閒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此言求放心然後學問思辨方有安頓處勉齋云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履擴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心而已此言求放心在於講習以下許多用工兩說不同竊謂自始學而言

則先收放心立箇基本而後可做學問思辨之工
如朱子說是也以學者終身用工而言則講習以
下無非求放心如勉齋說是也二者固相須而然
以孟子本文而已矣者觀之則勉齋說意味尤長
竊恐本註及所引程子說皆兼此兩義如是看不
悖否

愚意以朱子說爲本章正義

答朴士洙 辛酉

自南還得所畱書繼因朝紙知己辭朝矣其後聲信
闕然但用戀戀便至問字淡慰漸熱侍奉政况萬社

親廚得具甘旨渾家俱免顧領 國恩如此何以爲
報也官事曠廢之餘無恠其多事况當歉歲赤子顛
連其憂尤切已然猶不至設賑否治民本非易事以
迂儒而猝應吏役必多生疎然賢旣爛讀大學矣心
誠求之一條足以用之有裕如何如何西土視他道
最稱官閒何至於廢讀書耶無徒汨於朱墨收拾舊
學而後方可勸起邑子事之次序如此矣千萬加慎

答朴士洙

所示領悉謂官閒可以安坐讀書矣豈知絮亂蝟集
之至此耶然不欲循常掩置有振厲做去之意此甚

隆春先生集卷十八
可喜百事無難易惟一誠字可了况聞學政已略有
頭緒千萬勉旃留穀初既錯報則勢當於監色處推
徵充數而至於自首則姑徐之未報之前如或有營
門詰責則惟從實直對而已如何如何

答朴士洙

所示良荷遠意茲世不出則已出則動必窒碍賢已
爲親而屈則恐不必乃爾只當盡心職事以爲活民
報國之計有難冒情勢而後始即決歸爲得之迷見
則如此更存熟量而善處之也

答朴士洙

稼隱之喪慟惜何言今日世界終是躁競者騫騰恬
靜者窮餓奚獨此友而已也孫兒既冠而娶婦亦不
遠非不嘉悅而癡駭如一漢有愧於溫公十五以上
之訓矣

答朴士洙

承牒訴之煩少殺永夜親燈松桂讀書之詩於君見
之矣何等慰喜此身溪居靜養昔疾無加時與士友
點檢舊業覺有意味獨恨士洙在遠無以資相長之
益耳

答朴士洙問目

癸亥

陽春先生集卷十八
晨謁家禮只言主人要訣言雖非主人隨主人同謁無妨而問解亦然然獨行則以爲不可尤菴則曰揆以生時諸子晨謁各自如儀且家禮出入時入大門告廟一如長子獨於晨謁有所不敢者未知其義也又曰晨謁之禮亦不係主人之有無矣問解之不許獨謁是固嚴宗法之意而尤菴之言亦有可據未知將何的從

以尤菴說觀之則雖非主人而亦可行晨謁終恐問解所載義理爲長

頃日下教以爲父喪中祖死者無論殯與未殯皆

服三年爲正當底道理以此例之則祖喪中父死者亦當無論練前練後而皆爲三年之服矣第祖喪三年幾盡而遭父喪則大祥前餘日雖至少而亦可代服以盡其日數耶

向日鄙說蓋以尤翁已定論故欲遵用耳大祥前餘日無論多少皆當追服以盡其數也

答朴士洙

甲子

暑期尚遙等待爲憫先聲無恠其有之終副大名之下則其何幸也利害成敗未可豫料但當殫吾誠意盡吾職責以待之而已啓草不至故就疏本略論其

隆菴先生集卷十八
當否以資財擇三勳事固可論而此非時急又是既
往姑畱置差待日後無事時並與 肅廟庭享數相
而論之期於黜去而後已恐爲得計也

與朴士洙

風聞君有謫行然而路過水原必有書而日久無至
者以此或意其訛傳矣初三日朝大紀始送致君所
畱書矣使於其前一日得此則庶可走人書問於木
川宿所而已無及矣嶺海之別相見固不易而書亦
闕然悵恨曷喻行李之艱辛不問可知見借大紀馬
過限後似無他親舊西山血脚之勞勢必不免不知

何日能抵謫所耶朝紙所出關係君事自島配 傳
旨以後並錄出以送益章時有趙台祥君又得權賢
矣此亦有陰有陽不可無對待之理耶第一件事頭
勢甚突兀不如疏云云亦有理然何不可之有所恨
措語頗有可議且不能痛陳義理以開 聖聽耳在
君禍福毀譽不足爲言惟 聖上過舉每如此區區
憂迫何可狀喻

與朴士洙

日昨作書欲付禁都僂而巧致緯縉兒子以畿幕入
肅故使之討僂傳去矣能免濡滯否日候晚猶不寒

南土可知行子授衣其無時急之憂否風土與謫居
凡百有書則細報也此間病劣如昨昨者有老槐陰
下亦登高之句意象可見兩詩草呈望須和送俾替
千里面目也竊想昨已行靈壽題名之盛典孤臣華
祝之誠必不自己也似聞朴臺致隆疏救君而斥權
賢 聖批至嚴投畀甲山而忙未詳報矣

與朴士洙

前後累書俱達否行後一不聞聲息不知何日抵謫
而其處風土飲食凡百之節如何似聞新倅纔下往
而其言曰我雖武人豈是餓死朴某者如此則無食

不足慮今日風寒若此而令子自謂造冬具以往無
衣又不足慮松江相國圍籬白木書大學故事君素
知者讀書之外更以何事相勉耶或言西浦疎齋諸
公遺澤未沫近處學子從君遊者必多云然則不患
孤寂難遣否

答朴士洙

令宗人家入馬之還獲承安問此是別後第一音信
傾慰可言前此屢寄書能一一達照否路中血脚之
說盛行於京裏而不謂徐君能作借驢之景建矣名
浮於寶世事類如此還可笑也或傳君卸鞍之明朝

降者先生集卷十八
已大讀書愚喜謂傍人曰此公又將入吳光運褒啓
中耶爲之一笑吳疏聲息或已聞之否 聖批於此
不加峻故人謂匪久宥還而此豈可易耶惟望於榮
辱毀譽之際不少動心專力於涵養省察之功勿徒
以多讀爲事使於歸後得以刮目相視也七枚柚子
眞所謂匪女爲美美人之貽者曾見楚騷有嘉橘二
字方欲取讀而想像其風味也

與朴士洙

邑吏歸僂付書已達否寒暖無常近日旅况何似客
土凡百已慣熟有頭緒否令子歸侍已有日則無衣

非可憂矣亦無絕糧之患否此間調息粗安而講事
不實達卿還家安陰慎君叙來畱十數日將還康仲
鴻春去秋來耳 聖朝過舉頻仍尹掌令光天啓請
收還李彥世投畀之 命因入對有不辨淑慝徑作
大訓之奏自 上震怒親鞫命結案終不肯刑到二
十七度願一撫父肌而死自 上惻然以爲秉彝之
天猶不泯特貸其死梲棘黑山島而去時許令見老
父李臺又仍其謫所梲棘論者謂近日三言官李不
及君君不及尹云爾

別紙

陶庵先生集卷十八
學道真實意○昔蘇子由謫南海其兄子瞻寄詩有
此語兩蘇本非知道者徒言而行不得然此五字在
學者實爲立心之始力行之本故書此用備座右觀
省之資

與朴士洙

前後付書長弟關聽否寒燠乖常日來謫况安護否
此間調息粗安而朝夕講誦之際未嘗不思君孫兒
云夢見君忽來同座匪久似宥還然近日朝廷風浪
相接觀此頭勢豈有還期之可論耶尹臺筵奏之關
條大訓者朝報所出外未能詳知而以其刑禍特重

故其名最高然未論其他吳光運之疏於君極意褒
揚指論尹臺以爲不齒人類君於此一着當遜與尹
一頭矣好笑好笑

答朴士洙

意外僂至得累幅手札并詩篇恍然相對叙懷殊不
知海嶠之爲遙也聞誦讀之聲盈於棘屋在南土不
可謂非幸吾亦勸送泗川新倅之子曾與君同業者
矣未及達否今世因謫致富之毀於君非所慮但當
看作訓長糊口者流而已屋下合說底言朱子亦嘗
以爲不妨矣又何疑焉承讀易已過半此中相守朋

附錄先生集卷一
友所業未有能似此之多者宜其爲感 君恩之一
端也然似磨驢三字庭行則可而爲學則不可故和
章已寓此戒願痛改前習實下新工無徒爲此自疚
之辭也辱屬墓文謹當偷暇留意而文成後當畱待
面商也

與朴士洙

乙丑

潦熱尚爾支離瘴土凡百何嘗不懸念也不知方讀
何書許多與竹問答詩覽悉病未和送君之交情非
他人所可測而妄以一言判之曰有心不似無心者
又胡問答苦云云君歸或有可忘日此君終不負吾

君未知以爲如何

答朴士洙問目

備要題主祝辭言兄告于弟某父告于子某而不
言稱號某之一字并包稱號及名耶

某字實包稱號及名

家禮耐祭祝云躋耐孫某官而不書名若以卑幼
而耐則當書其名耶

書其名似無不可

再昨年仲父喪在臘月而聞訃則在翌年正月備
要小祥條只有親喪先滿先除後滿後除之語而

降者先生集卷十八
期服追服則不論然竊以爲聞訃若在喪出之月則雖是追服而可除於小祥日若在踰月後則宜滿月數蓋以功總追服亦必滿月不可以期服而徑除如何

服制事理應如此

與朴士洙 丙寅

去臘十四書稍慰阻思吾亦歲前再付問札於邸僂又欲作復之際朝紙忽至昨日大臣金吾堂上入對時有特放之命雖未聞筵語而感祝聖恩河海可量令伯走書相報因令去奴討書人馬雖去自巡

營頒赦書而後方可出謫幸勿徑離棘中待營縣赦書方首歸路歸時糧資亦或有助之者否

答南宮道由 禮 問目 甲寅

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夫理與氣不可分而言之而理則無迹氣則有形以其有形者言之則人身之五臟乃是五行之氣也以其無迹者言之則人性之五常乃是五行之理也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腎爲水肺爲金者看作氣以成形處木之理爲仁火之理爲禮金之理爲義水之理爲智土之理爲信者看作

理亦賦焉處何如

四肢百骸魂魄五臟莫非陰陽五行之氣而其理則為健順五常理氣之妙固混淪無間然欲細分而言之則來說亦是

知覺者人心全體妙用之摠名所以通寂感而主性情者也性中固有仁義禮智而非知覺則不能發而為四端故朱子既曰具此理者知覺之體也行此情者知覺之用也此則不易之論而其於仁說有云知覺智之事蓋知覺氣也智則性也不可

以氣之發用者喚做五性中一事而仁說揭訓反

與前說有相逕庭此無乃初年未定之論歟

朱子以當時學者有以知覺言仁者故仁說所云蓋曰知覺乃智之事非仁也云爾且智固性也而其發處屬氣所以是之非之者非知覺而何然則以知覺為智之事者未見其可疑也大抵知覺亦有體用所以能知覺者體也所以為知覺者用也來教所引朱子具此理行此情之說亦只是就知覺上論其體用耳然終始主於用者為多今日知覺者人心全體妙用之摠名所以通寂感而主性情云者無亦說得太過否

栗谷人心道心圖道心專屬於善一邊人心則屬於善惡幾者何也人心聽命於道心則始以人心而終可爲道心矣不然則必流於人欲故屬之於善惡未分之境歟

人心觀惟危二字其當屬於善惡幾者無疑也

仁義禮智信是謂五常而親義別序信亦謂之五常者何也且親義別序信五者亦可以分屬五性歟

五性與五典同謂之常者蓋得於天者爲性見於行者爲典而均是常理也以五典分屬五性亦自成說

而鄙意則嘗謂父子屬仁君臣以下皆屬義禮智則行乎其中卽孟子知斯節文二者之意也如何如何性者心中之理也心者貯性之器也貯此性而發此情者是心也則可謂心先動歟性乃心中之理而心之能動者實性之所以動則可謂性先動歟心與性旣是一物心統性而性爲體則可謂偕動而不可分先後歟朱子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底處二字亦無些子分殊意思歟

先動偕動云云俱有病而性先動三字尤爲害理不可分先後之說則是矣而朱子所謂動處是心動底

是性底處二字下得精妙可謂同而異者矣淡味之可見

心之靜者爲體動者爲用靜時無動動時無靜而蘭溪范氏有云百慮紛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以此觀之此心動時又有一箇心至靜自若於邪思浮念起滅紛擾之裏也范氏所論果爲得否蘭溪所論蓋指心之本體而言

以心觀太極則心亦一太極也萬理之總會於一心者猶萬化之總會於太極太極之上一圈卽人性本然之體也下一圈之陰陽動靜卽人心未發

已發之體用也其下圈之五行卽人心之五常也其下圈之乾男坤女化生萬物者卽人之五性感動散爲萬事者也而康節所謂心爲太極者固指此而言歟

心爲太極大體似然

河圖與太極圖合而看之則自是一物河圖之虛中五與十卽太極之上圈也河圖之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爲陽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爲陰者卽太極下圈之分陽分陰也河圖之天一得五爲六而是爲老陰地二得五爲七而是爲少陽天

陰者先生集卷十八
三得五爲八而是爲少陰地四得五爲九而是爲老陽者卽太極之盛陽盛陰釋陽釋陰分居左右者也而河圖天五之土居中故太極之土亦居中歟河圖之八卦乾爲父坤爲母震坎艮爲長中少男巽離兌爲長中少女則太極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亦爲萬物之父母而六子包在其中歟河圖太極固是一理自然沕合然觀河圖且細窮河圖觀太極且細窮太極今未窮其理而遽欲合而一之假令說得盡通無窒礙處亦恐非循序致精之道况未必盡通而無窒礙處者耶願姑徐之

答南宮道由 丁巳

似聞勉赴場屋可知昔疾今愈然杜門守靜之餘復此勞攘得無奪志之患而區區得失亦不足動吾一髮否學力淡淡於此不難見矣古人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此言可懼也不知已有所自試而自警者否求助之意良好但卒卒未可及他姑以此奉砭千萬勤勵以副相愛

答南宮道由問目 己未

從古聖賢論氣質善惡者皆就已發時而言則未發之前只可着氣質二字而不可言氣質之性歟

降者先生集卷十八
聖人與衆人其本心之全體虛明一也而衆人則未發之時其氣質之濁駁者非一切渾化而無也只是氣不用事故本分濁者駁者一邊在了而自不敢干涉於本體之明矣此則未發之時舜跖所同者也及其外物觸形氣乃用事而其清者發而爲善濁者發而爲惡則本性之搭掛在氣中者亦未免和氣而隨惡故謂之氣質之性有善有惡而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亦指此而言歟所論與鄙見有不同者夫性之爲言都是墮在氣質以後性何曾離了氣質惟孟子所言性善只剔得善

一邊而言者耳然未發時則不可着得氣質二字雖昏愚之人或有未發境界則雖一霎之頃全是湛一本然之體有清而無濁有粹而無駁但不能數有有亦不能久矣不如何以云未發時堯舜與塗人一也若曰本分駁濁一邊在了則不幾於善惡混者耶此是本領頭腦一有差失其害至大千萬淡念之

答南宮道由中庸問目

中庸序文曰原於性命之正夫天之所命是之謂性則不曰命性而乃曰性命者何也

從原頭說下則命先於性如中庸天命之性是也自

淺處入深則性先於命如易之盡性至命是也以此推之可見

人心每聽命註朱子曰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此以人心屬之人欲者何也

小註朱子說通首尾細看元無可疑試就此段改人欲二字爲人心則其果成說乎緣是而疑朱子以人心屬人欲可乎

末段小註云大學不出性字中庸不出心字夫大學雖不言性而明德明命卽是性也中庸雖不言心而戒懼謹獨亦是心也且正心之方在於明善

復初故大學序文必提出一性字傳心之法在於

精一執中故中庸序文必表出一心字歟

大學人之性三字足見性善底意不可謂全不出性字而中庸則無一心字豈非善言易不言易之義耶明德明命卽是性云云固是矣而於中庸言心之證則獨舉戒謹二段不已疎乎以愚觀之中庸一部無一字不說心而未發已發卽其大頭腦耳至於論序文兩段語似欠分曉明德是大學之綱領中和是中庸之體要所以有說性說心之不同此其義理當然非以經文中不出心性字而故於此致詳也

戒懼謹獨章末註雖分屬動靜然細推之則戒懼亦兼動靜故其註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此則通動時而言也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此則以靜時而言也小註朱子又曰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据此以觀則不可全屬於靜者明矣而致中和章註以戒懼分屬致中一邊者何也自戒懼而約之云者亦是靜在動中由動至靜非如謹獨之全屬於動而不復干涉於靜故所以兩邊分屬歟

戒懼亦兼動靜一句誠是誠是但其下所以解釋此義者不免爽誤朱子嘗言戒慎恐懼四字壓得重是蓋就未發時言也非如來示之分作未發與發後兩段也章句中雖不二字亦是通動靜而言不獨常存敬畏一句而已慎獨固是戒懼中一事然以戒懼對慎獨言之則戒懼屬靜慎獨屬動章末所以分屬中和者以此也夫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七情中一二事若或不中節則不得為和歟一箇皆字似是包七而為言

發皆中節一皆字固包七而為言然七者之發又各隨其所發而皆得其中如此看方無滲漏

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夫擇與守可分屬知行而此章之以此二者全屬於知一邊者何也

此章居舜回之間兼擇守之義章句亦云承上章起下章則恐不可謂全屬知一邊也

君子和而不流小註朱子以夷惠為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夫隘如伯夷不恭如柳惠者朱子許之以中和何也蓋隘者清之極不恭者和之極孟子則謂之清和朱子則許以中和者只取夷惠大本處而言也孟子復謂君子不由朱子復謂二子有弊胡氏亦謂不合中庸者特慮後人學夷惠不得而

先學其隘與不恭也故有是言歟

來亦中隘者清之極不恭者和之極兩極字並改以弊為當夷惠之得聖名正以其清和之極而曰清曰和已是墮在一邊故有隘與不恭之病矣然朱子之許以中和者只取其清和極處而言耳

鳶魚章小註程子所云鳶上面更有天在魚下面更有地在者願聞指意之所歸

恐是隱約說道體無窮之意

第十三四五章言身位與家以見費之小者十七八九章言四聖之孝以見費之大者而乃於中間

隋書卷之八
插入鬼神章者何也此章所以通貫前後之義願
得聞焉

十二章始言費隱夫天地之間流行發育莫非理之
用而其爲用神妙不測故近小遠大上下無非所以
說費者而至於所以爲費者則莫得以窺測亦莫得
以形容至此方說出鬼神蓋鬼神者理氣妙合無間
而微則其體顯則其用非此無以見天地妙用之機
也前後費之小者大者固何嘗不入於體物之中而
下段郊社宗廟亦莫不原於祭祀一節宜此章之處
乎前三章後三章之間也

鬼神章曰體物而不可遺蓋言鬼神之妙固爲萬
物之體則不舉言天下萬事萬物而獨以祭祀一
節爲體物之驗何也萬物始終無非鬼神而就其
中指出所當祭之鬼神以其洋洋如在隨祭而昭
著者蓋所易見處也故於此而驗之使人推識萬
物屈伸許多理歟

天下萬事萬物無非所以體乎鬼神者而獨舉夫祭
祀如在之狀者豈非以彼之無而有者證此之有而
無者耶來示所謂指出所當祭之鬼神者正所以明
夫一理一氣感通尤易故也然則造化發育之鬼神

祭祀歌格之鬼神非是兩箇物事而實則都湊在吾一心上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其氣者是指百物之精氣歟朱子云昭明是人死時一段光景則不可並言物也沙溪云草木禽獸之死不應有昭明焄蒿悽愴之氣百物只是百骸之屬尤翁曰凡物其形消盡而其精氣之不泯者爲鬼神昭明焄蒿悽愴乃其精氣之著見者也朱子沙溪專指人鬼言尤翁兼指人物言將何適從

愚意當從尤翁說也人亦百物中一耳朱子之說不

必生疑

二十一章所謂誠明卽生知安行之事所謂明誠卽學知利行之事故其下二章以聖人之盡性賢人之致曲分屬天道人道而其下章因言前知之誠何也蓋聖人能盡其性志氣如神而有此前知之明者乃誠明之效故云然歟

至誠盡性誠也至誠如神明也此聖人自誠明之驗也其次致曲明也誠者自成誠也此賢人自明誠之序也雖天道人道間見錯出而其序次井井可見

答南宮道由問目 癸亥

五常之禮卽四德之亨四時之夏也四德四時其序皆順獨於五常不曰仁禮義智而從古聖賢皆以義先禮易其間架何也

五常之以義先禮蓋由仁義是對立底關鍵自繫辭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句已相對說起其與四德四時之序不同固宜况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者耶朱子於中庸章句曰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又於孟子註曰人物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

少異又答徐元聘書曰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獨於告子篇註有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又曰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前後之說似不同如何

自人物稟賦之初而言之則理同而氣異自人物有生之後而言之則氣同而理異告子則認氣爲理只知其同而不知其所以異者故孟子就其理不同處而明辨以闢之此朱子所以於集註以氣同而理異

釋之者也觀於答或人之問可知或人答集註或問

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而非物之所能
並也於彼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
而非有我之得私也以是質之於朱
子朱子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條理

外孫奉祀朱子斥之以非族之祀蓋非禮也然退翁有云外家無後不忍其主之無歸則權宜奉置別所往來奠省且粟谷牛溪兩先生皆奉其外家祀事是出於不得已之意也而既是無於禮之禮故行之者逐節多礙或云本家祭四代則外家祀當減一代未知如何父之外祖於己為曾祖則題主當以顯外曾祖書之耶其傍題則問解有闕之

之文然無傍題而奉祀心或未安則書之無妨耶朱子非族之祀一句語實為正論以大賢而間不免此者終是苟也非正也愚意則為外孫者設或不得已而權奉其祀己身亡後即當埋安矣如所論則乃於非禮之中欲參酌而通變之是惟可以義起者能之非愚昧之所可及也

答南宮道由問目

中庸章句云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物者統禽獸草木而言也禽獸草木亦稟是理而為性則其有仁義禮智信明矣若

細分而言之草木之枝葉本青者是仁也根着於土者是信也花之黃者亦信之發也其紅者禮之發也其白者義之發也凡諸植物共有本分仁信而惟爲氣所局其所發花者或從禮火而爲紅或從義金而爲白而一木不能俱發五色花者如禽獸中虎狼蜂蟻之或仁或義歟

所謂物者既統禽獸草木而言則禽獸草木同具五行可知曾前已略有往復矣或問朱子以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答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又有問性具仁義禮智者朱子答曰此猶是說

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此意則來書已自說得但其下細分云云有可疑者天地之間形形色色蓋莫不有理然草木之枝葉本青者是得春氣而然也謂之仁固宜而至於信則元非與四德並列者也只是四德之實有其理者也今以根着於土謂之信則其於命辭已不能無差而又以花之黃爲信之發則信之頭項亦多矣紅者禮之發白者義之發則獨不曰青者仁之發黑者智之發又何故也枝葉本青者由於仁而花之青

者又仁之發則仁之所發不已多乎根着于土者由於信而花之黃者又信之發則信之所發亦不已多乎徒見其支離而卒無所發明矣來書又言植物共有本分仁信必舉仁信二字者抑何故耶然則五行必以木土爲主乎竊所未喻而且如是分排是果何所用乎來諭所云一木之不能俱發五色花者如禽獸中虎狼蜂蟻之或仁或義者固是而如三色桃之類則雖不可謂一本所生出至於五色菊五色鳳仙花等種又何爲而然耶此皆化工肖物至神至妙不可測知處如欲一一深究其所以然則所謂徒費日

而無所益者也抑又聞程子之論格物雖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而其上有求之情性切於身之語其輕重緩急固有在矣今以來書觀之憂憾中不能增益是果何爲而然哉旣以不能增益自病則當知古人所云增益者欲其如何而有此言所以增益者當用何功而見此效以是體之於身驗之於心如呂榮公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者而自省察可也又何必於疾病中強探隱奧之理徒傷心氣畢竟無益不過如陽明之漫用窮格工夫於一箇益竹而已乎是所謂不知類者恐宜反求其

降菴先生集卷十八
理於吾心而自用權度審先後之序也如何如何書
中又有進承不屑之教之語所謂不屑之教者乃拒
絕其人而不教之也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滕
更皆是則又豈有進承之可論乎此雖名言之小失
而亦可見不察之甚矣恐宜自省

答南宮道由

乙丑

前書未報洵問又至多荷此中口喏不能言而猶以
書字通意僅不廢講耳昨日偶以一紙書示學子曰
一息未泯此志不容少懈敢言病乎如賢亦多病漫
使知之

答南宮道由

多少病世憫俗之意令人感歎惟其如是也故爲士
者不可不講明道理至如毀冠裂裳之事流於異端
非吾道之所宜偶書一紙以警策之以爲如何道院
講任不但公議所屬鄙意亦然矣何用過辭至此如
賢者亦且執謙而難進則其將虛此任而不爲差出
耶有司雖或許遞吾必尼之努力此事非有難強之
疾輒赴而爲他人倡也

答南宮道由

先生以大字書荀卿佹詩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干

陽者先生集卷一
秋必反理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三句以
賜之禮謹用其韻以獻新春祝辭曰天降純禧壽
無疆兮天衛斯道病復常兮小子承訓永勿忘兮
因以書請曰竊念侘詩書師之意實啓今人自慰
之端然而天運有往而不復世道極否而無泰常
理已不足恃清時終莫可俟方切無疆之憂願聞
必反之辭
所示和章良荷勤意又不可無木瓜之報故草此以
還○健而不息配無疆也勿疑其變但道常也畢竟
天勝庶不忘也

答李生之

皇○庚戌

古今遭罹橫逆者何限如賢盛年志學遽陷罔測非
大有定力其隕穫如何以是尤傷歎不能忘耳畢竟
天日垂燭置之勿復道也哀疚中不能相問忽被先
施專告爲慰多矣所示辭意窮蹙有若竢進退之者
情固戚矣亦可謂不相知也賢既俯仰無忤豈有以
此自疎之義惟困心衡慮此幾不可失朱子嘗諭滄
洲學者以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將大學諸
書反復讀之更就身心上存養玩索着實行履有箇
入處方好求師今日用此方法其於處患進學兩得

之矣如何如何

安命不憂○聖人以憂入於六極之中當患難雖憂無益祇益其窮苦故曰不如安命

與李生之 癸丑

所亦領悉孔子蓋有之一節鄉人之氣質不齊容或有昏弱之甚者然其歸趣則重在我未見力不足者矣集註中為仁在己欲之則是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云云正是救病之藥而志字為主更詳味之

答李生之 乙卯

所亦縷縷備見雅意如賢真實心地固自不易年來

向學之志亦不可謂不篤而不幸疾憂纏綿虛送許多日月甚可惜也追思向來雷連講討之樂亦何可易得耶然而家中百事處之當理蓋莫非學而至於操存省察之功憂患之暇亦或有用力時節千萬毋自實獲寬心平氣旋旋下得功夫也

答鄭魯源 師洙○乙卯

別來邈焉不相聞只有一念如注而已匪意端問忽至荷意良勤喜審秋涼侍學平迪烝獻之說當時偶然及此不謂銘佩在心逐月程課一一相報不知同座諸友又能有用力如許者否此身春夏以來長與

陽春先生集 卷十八
病隣一件冊子亦無所了當使賢索問將何辭以報耶愧服愧服然烝冬祭也古人獻功實在歲末賢或惠然不違去年時節則所獻之功似不止此幸勿自足而益勉勉也讀過千遍非不爛熟而到此境界義不能貼字心不能隨口此爲學者通患賢則不如是否路脉可疑之云此是好消息非體之於身豈易及此朱夫子旣以明善之要誠身之本就諸章內拈出而明示之矣舍此恐亦無別法如何如何

答鄭魯源 丙辰

大學千遍不可謂無可獻之功但不知意象氣味視

未讀時如何耳見之不能透行之不能篤此非二病惟轉覺難而益難云者似是眞經歷實體驗而然苟不喫得許多辛苦豈有快活時節幸勿以是持疑而益勉勉不已也昏惰之習恐亦立志不固而然矣此身年彌增而學愈退此甚惶恐區區所自信者惟赤心爲己斃而後已耳此八箇字如吾魯源者不可不知也

答鄭魯源 己未

悄坐山寮無可道此懷者忽蒙尊府遠枉仍得手問實有趫然之喜但長在畏約中淡可念也此行誠未

隱者先生集卷十八
忍負亡者之志而既到百物傷心山水雖佳豈有興
致之可言者也詩札點檢以還益不禁潛然耳所示
用工之方略悉欲以動靜存心云云語有病而意未
暢矣動靜無違即是持敬法到得私意脫落天理昭
著自然有清明氣象欲於應事讀書之際一一驗察
則不已勞乎以此用力此氣象終恐見不得也下學
上達次第功程不必他求朱子論讀書始於小學終
於中庸真是八字打開幸淡思之也此時閉門淡居
誠得慎疾之道矣然而此來意一相見而不能得其
爲悵恨如何可言千萬加護益孳孳日進慰此老懷

也

答鄭魯源

庚申

冬間好會已因士元細聞此豈易得之事耶一月切
惻爲益不少無以負笈計左爲恨也所示工程不可
謂不篤而惟實得甚不易繩墨不嚴四字正是鄙人
老來病痛欲克去而未能者矣反省多懼願以此相
勉也

答金叔居

維寬○戊午

前書所告不以爲妄而請益如此此意良好但以愚
見之平日容色言爲之間無往而非狹小雖欲就其

陶菴先生集卷十八
中指摘其一二如來示而亦不能得只當於心地上
猛下工夫必至於廣大寬平而後已也用力之久某
事之爲狹爲小亦可以自知不須問於人如何如何

答李凝之

鼎禧○庚申

君家至寃知之者惟李台汝五一人而今聞方受暇
出外其還不易期此外更誰恃耶恨君在遠昧於事
幾不能及李台在朝時而爲之也閔令許折簡非難
而亦不必爾彼如知君出入吾家而吾所憫憐如此
則豈不爲之隨事顧恤耶吾舅在時於此事嘗矜惻
之矣相見時若從容一白寃狀則此令必不至惹視

有以指揮之矣但恐其家紛擾難得暇隙耳此紙出
示亦無妨矣

答金敬夫

勉行○戊午

前書淡荷眷眷而一何疚歎如此此實由於見待過
隆終無以稱塞賢固慙我而我亦慙於賢矣外面人
事之闊略顧何足道哉願且發憤力學無徒爲暴棄
之歸也誌文乃蒙不棄而辱與之往復感忤無已曾
因士友聞大府丈有欲知吾家須問十字橋頭詩翁
之語自謂記實有不敢遽改者豈老來還有攻破一
生心之悔不欲以詩人自居耶恨不面承教語也

答崔穉陽 日復問目 戊午

仲父無嗣以出繼子之第二子主喪而顧此變禮多有窒礙題主及傍題將何以爲稱

出繼子之第二子雖權爲主喪而至於題主傍題則中間既闕一世稱祖稱孫決知其不敢矣侍養之名不見於禮家俗雖或有行之者金進士 昌 業 丈 家恐難苟從出繼子之第一子似是宗孫以顯從祖題主而用班祔之例爲宜未知如何班祔則無傍題矣大抵別爲立後卽大經大法捨此則皆苟而目下通變之不失其正者惟此一事差可爾

答李士肯 構 ○ 庚 申

曾未有一日之雅而遠枉窮谷猥辱盛禮歸後未數日又申之以書問辭義勤緝荷意良厚因此而獲聞先德之盛益知向道之誠不勝感歎但恐所施非其人耳循省愧懼不知所以爲報也科舉之壞人心術久矣一朝擺脫俗累慨然爲成己裕後之圖是固今世之所未易得者而惟驟信過情之聞一見而遽行束脩之儀又遽欲盡室以從何其不自審慎如此左右雖不知僕之空疎無實而僕則自知已明矣切願深思遠改無令僕益重其自誤誤人之罪如何至於

陸者先生集卷十八
往來講討即所謂不有益於我即有益於彼者僕雖
寡陋亦不敢辭也

答吳伯溫

璋○甲寅

所詢備悉士子舉業惟對策稍近古而猶是自求舉
其餘誦作大抵爲利然欲行道者捨是路無由此程
朱以來不設禁而只戒其奪志者也賢旣以學問爲
主以應誦爲餘事則豈不愈於專力時文者而但賢
麤心浮氣本欠凝靜苟不消磨得此病恐不免兩無
所成矣惟淡自量度而決之也

答吳伯溫問目

丁巳

功總之戚無論本宗外黨妻黨未成服前忌祭奠祭
茶禮皆當廢而如外黨妻黨之服則使家中無服者
代行亦可雖喪出他所只當論己之成服與未成服

也

代行則似當
單獻無祝

時祭宗家雖不行旣是異宮則支孫似無不可行之
義

衆子之喪未葬前若異宮則當行祀而主祭者於其
喪爲期大功則一獻無祝小功以下如常儀

嶺俗正朝墓祀輒進行於臘月晦間世謂出於退溪
先生而實則已見於朱子書中矣以此推之有故則

降者先生集卷十八
退日而行亦似無害於義

五代以上先塋與高祖同崗一祭一不祭似若未安而情雖無窮禮則有節不必嫌於獨行每歲十月一祭五代祖以上恐合於禮意

耐祭日與亡者祖父母忌日相值則忌祭亦不可廢只行一獻爲可

答吳伯溫 癸亥

已聞在院有日而書至又喜齋况均勝十賦一策於工夫則不爲不多而但栗翁學規中爲科業者不得畱齋使安人志學者衆而能知此義則必有鳴鼓之

攻而此豈易耶雖無人爲此舉君則不可不知此道理漫及之

答吳伯溫問目

人心似屬氣質之性道心似屬本然之性先言人心者次序似易抑有意義歟朱子以爲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原字之意似若根着於內而王魯齋曰原字自外推入亦不違於朱子之說歟

心性固不能相離而亦不爲無別此章旣主心而言則但當就心之發處看不必以性之氣質本然論之也其先言人心者則形氣具而後性命存先後之序

陸菴先生集卷十八
似由於此矣王魯齋說本多疵病但當一以朱子爲
定不必強取他說而究其同異也

答李大時

正夏○乙巳

絕峽窮迥辛苦遠來此意何可忘也而有答外無書
自成拙法歸後亦曠一字間歲新益切懸懸卽奉來
書審患路德強壯者亦有斯耶殊慮殊慮此間老人
氣力入春後粗安喜懼難狀溪山中習靜紙窓土爐
萬緣俱灰而故里懷思猶不能捨去承有鳳嶺徊徨
之歎尤覺依依紙末示及口給之害固不止於屢憎
孔子亦嘗以見惡爲其終也已以其有見惡之實也

况見憎者屢乎其害亦甚大何可與君子多口之厄
比而同之也更存思量爲宜

答金平仲

時準○戊午

聞移家還鄉脫去膠擾之場好入清閒之域豈非幸
耶留意禮書尤可喜前所云云蓋欲於名物上析其
意義如經實衰摧之類並以及於聖人作禮之本意
矣看時就此搜輯錄示爲望程董學則之見可於晦
翁者此亦得見拜揖之節每多歧議而是固末耳何
足淡論也

答金平仲

己未

社講不廢殊喜然瞻拜先聖先師一節賢嘗微發於言端而不謂其張大至此也晦軒栗翁固嘗有此事而此事晦栗則可於初學事體重大宜不敢輕易爲之君意思非不好而作事太銳如此溪可憂歎朱夫子亦嘗曰拜先聖然其答徐志伯書有曰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像吾乃幅巾僂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僂橫渠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也區區所望於賢者惟專用力於實地工夫無汲汲於彌文空名耳如何如何

答金平仲

所示領悉精誠固發於宵寐而程子釋夢見周公之義不分明說夢而如或見之者此意可淡思也且慨然有志於橫渠遺矩者其志誠大矣學不及橫渠而先有此作用恐徒爲自用自專之歸不若大讀此翁西銘之書以爲本根田地之計也

答金平仲問目

壬戌

朋知之先我遭喪者以書慰問亦不妨而吾外家閔氏則不爲此矣如慰問則月日下當稱哀子某其答喪人慰問者則書以某位哀前於服人則不必稱服前依禮書之可也

同宮之內雖婢妾喪亦廢祭况子姪乎朝夕上食成服前則可廢而異宮則雖成服前無廢上食之義至於祥事則雖屢月之久過葬後方可退行而禫則過其月不可行禮有明文矣染患乾淨後始成服卽鄉曲無識家謬規未成服前祭奠廢否非所可問亦非所可答也

答金平仲

癸亥

聞乍躡賢關大取狼狽而歸迂闊固儒者本色而亦不料其不識世情至於此極也大抵此事志非不美事非不好而此宜爲師長者發之而君輩奉行而已

雖齋任之專掌士論亦必得師長可與同事者而後可議以掌議而輕自發論亦不免踰越况如君疎逖小生何敢遽爲作用設或發論直自作爲節目於初單之中不識事體其亦甚矣君聞見習熟視此事若易行而八方多士之所萃何得如君鄉里尋數之徒耶愚每謂有書院皆可讀書而猶不能盡伸已見量度事勢而或勸或不勸自謂審慎而往往亦多狼狽書院亦然况太學乎嘗憂君輕銳戒之非一二而病敗乃如此豈非聖人所謂愚而好自用者耶從今杜門淡處大讀書以長見識而後方出世路爲可

答慎生克泰問目辛亥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據禮則總而所着服色諸節更無可據明文成服時着布綱巾麤布直領加以總服除服後以平陽子布直領白布帶以終三年未知如何其妻亦當從夫服而婦人總元無制服腰首經而此異凡總何以則可

服總仍心喪以終三年既有明文無可疑者其間小節目自當斟酌量而至於布綱巾無或過否妻當從夫婦人服制今俗總則只布帶而古儀則具制服矣庶子為父後其母題主當以次子為之而旁題或

云不敢書此說如何朝祖行者辭尊之義則妾之朝於夫廟無害否

旁題書亡母而去孝字則題亦何妨朝祖僭不敢為也

答李生仁邦問目

視箴說心聽箴說性是有微意歟且視與見聽與聞字義有別耶

視逐物外去底聽是收入來底說心說性似若有微意然若謂視不可說性聽不可說心則亦滯矣要在體認而得之見聞比視聽則泛然視聽則有意應之

者矣

召南諸篇大旨皆曰被文王之化而於行露章獨言遵召伯之教者何也且何彼穠矣是王姬之詩而載之召南何耶

行露詩以前則都是好詩至於是章則指始革其淫亂之俗者故特書之曰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以重其辭矣何彼穠矣則王姬固屬之天子而其下嫁獨非諸侯耶然則載之召南恐無可疑



